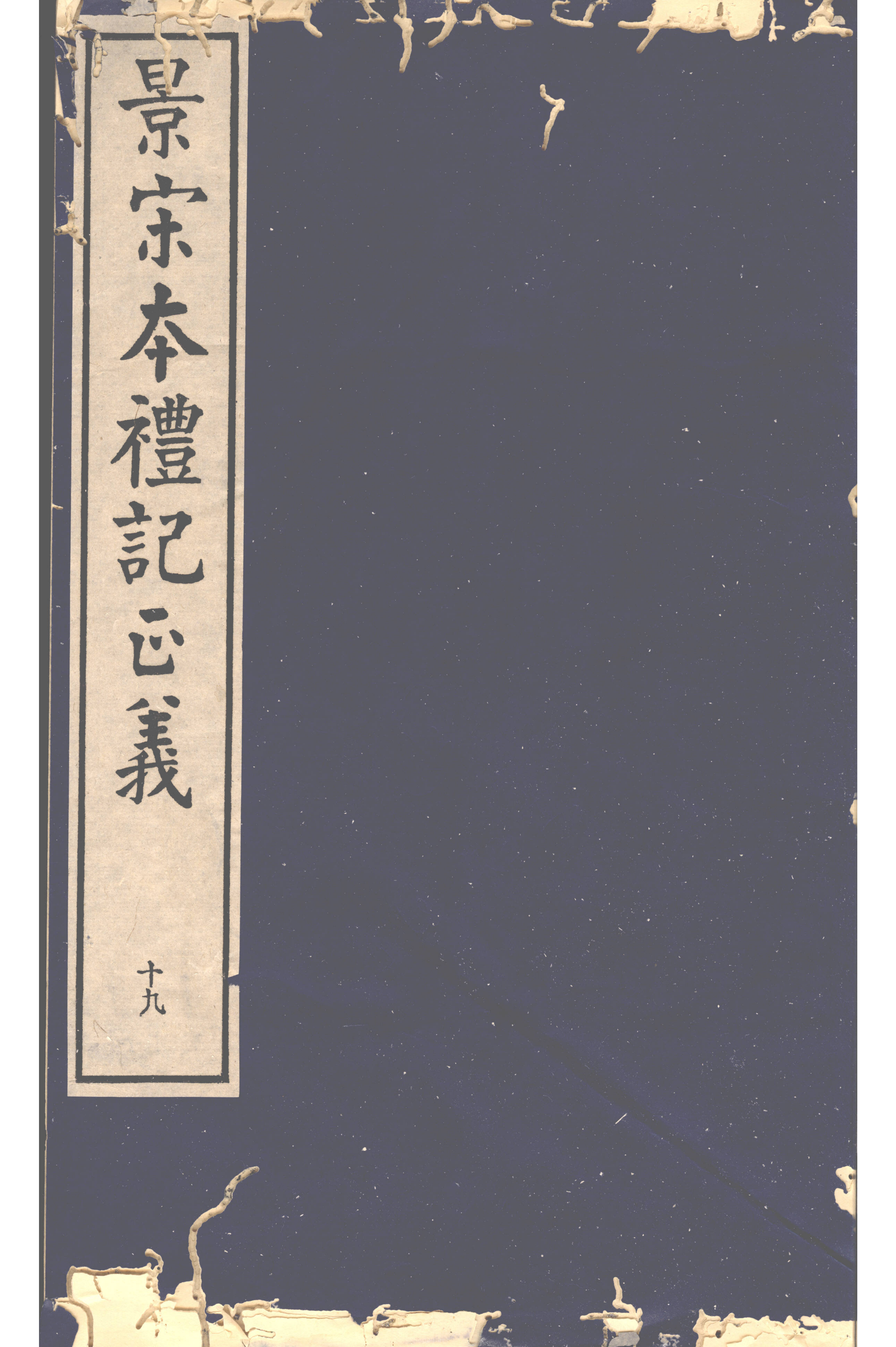

景宋本禮記正義
十九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頴達等奉

勑撰

祭法第二十三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祭法者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此於別録屬祭祀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宗祖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　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　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故云祖顓頊而宗堯祖始也言爲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

德可尊故云宗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别虞氏云有者以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夏云后氏者后君也受位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稱人此並熊氏之說也（注）禘郊至殺也　正義曰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者但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及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以禘文既多故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必知此是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唯圜丘耳但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以比餘處爲大祭揔得稱禘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黃帝爲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肅又以祖宗爲祖有

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肅又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故
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
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
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大微之精所生乎又
郊祭鄭玄云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
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
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
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
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
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玄以圜丘祭
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
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
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
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
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
義非讖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而鄭必爲此釋

者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嫄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大姒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又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媼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堯胤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玄孫帝魁融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祖宗之言四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此是馬昭張融等申義也但張融以禘爲五年大祭又以

圜丘即郊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非鄭義也又春秋命曆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之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產玄囂玄囂產喬極喬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敖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司馬遷爲史記依而用焉皆鄭所不取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云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享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　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以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此云宗武王又此

經云祖文王是文王稱祖故知祖宗通言爾親問志云春
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句芒祭
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
禮戴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此文武之
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屈天子之尊而
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而
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故鄭注典瑞云所郊
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是異也云有虞氏以上尚德
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者以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
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云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者而
夏之郊用鯀是稍用其姓代之但不盡用已姓故云稍也
云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
有虞氏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后氏先云郊鯀後云祖
顓頊殷人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
前故云宜也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

配衆亦禮之殺也者郊祭雖尊但祭一帝以嚳與鯀及冥后稷之等配之皆不如所祖宗之人是小德配寡明堂雖甲於郊摠祭五帝而以顓頊契湯文武配之皆優之於所配郊之人是大德配衆禮之殺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晢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

疏　正義曰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　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　用騂犢鄭云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然宜用黑犢今因言以騂犢祭天所用而並其文祭地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騂犢也騂犢之義已具郊特牲疏　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者謂瘞繒埋牲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也　**注**　壇折至言爾　正義曰案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

義亦具禮器及郊特牲疏也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者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康成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王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

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爲攘祈聲之誤也攘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攘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揔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明天子諸侯之禮不同之事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者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昭亦取明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揔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以享陰陽爲義也用少牢者降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不薦孰唯殺牲埋之也　相近

於坎壇祭寒暑也者相近當爲攘祈攘卻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祭攘卻之令退也祈求也寒暑之氣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令至也寒則於坎寒陰也暑則於壇暑陽也　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　夜明祭月也者夜明者祭月壇名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爲夜明也　幽宗祭星也者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爲禜禜壇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幽禜也　雩宗祭水旱也者亦壇名也雩吁嗟也水旱爲人所吁嗟禜亦營域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雩禜也　四坎壇祭四方也者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爲一坎一壇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者此明四坎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也風雨雲露並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　有天下者祭百神者有天下謂天子也祭百神者即謂山林川谷在天下而益民者也天子祭天地

四方言百神舉全數也　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者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内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　亡其地則不祭者亡無也謂其境内地無此山川之等則不得祭也　注昭明至數也　正義曰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者以天是陽神地爲陰神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故云亦謂陰陽之神言亦者亦天地也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謂依周禮常祀歳時恒祭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非關正禮之事故不列於宗伯也是以康成之意謂此諸神爲祈禱之禮故康成六宗之義不以此神尊之明非常禮也祭時者謂春夏秋冬四時之氣不和爲人害故祭此氣之神也祭寒暑者或寒暑大甚祭以攘之或寒暑頓無祭以祈之祭水旱者水甚祭水旱甚祭旱謂祭此水旱之神若王肅及先儒之意以此爲六宗歳之常禮宗伯不見文不具也非鄭義今不取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者以埋少牢

之文在諸祭之首故知以下皆祭用少牢案小司徒小祭
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謂祈禱之
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
爲故鄭皆以爲祈禱之祭也故讀相近爲攘祈爲禱祈之
祈讀宗爲禜也然案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
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
人君初有水旱之災先須脩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
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
牲又鄭注大祝云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攻說
以是日月之災又暫時之事且不假用牲故也案何休膏
肓引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
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
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
讖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讖用牲於社者取
經宛句耳如鄭此言是用牲於社非當從左氏義也云宗
皆當爲禜者以經云幽宗雩宗之字義無所取宗字與禜

字相近故並讀爲禜也禜之言營者案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是禜有營義故讀爲禜云雩之言吁嗟也者案考異郵云雩呼吁嗟哭泣故云雩爲吁嗟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晉侯有疾卜實沈臺駘爲祟子產以此對晉侯言晉侯之疾非由日月星辰及山川之神也鄭引此文者證經弔宗爲禜禜禜是除去凶災之祭也云百者假成數也者計天下山川丘陵之神非但百數而已假此成數而言之案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尚書亦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爲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許君謹案與古尚書同鄭駮

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亦明矣如鄭此言六宗稱禋則天神也日月也在郊祭之中又類于上帝之內故以其餘爲六宗也案禮論六宗司馬彪等各爲異說既非鄭義今略而不論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死腐爲野土異其名嫌同也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

爲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義各依文解之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者揔包萬物故曰六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云皆曰命也　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者萬物無知死者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　此五代之所不變也者言此之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　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者前論五代不變此論七代更變者故云黃帝以下七代之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　其餘不變也者除此禘郊宗祖之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祖故鄭上注云祖宗通言爾又引此以證之

注生時至法也　正義曰云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者以生時形體既異不嫌是同故可名爲命云至死腐爲野土異其名嫌同也者人與萬物死至同爲野土嫌恐人與萬物是同故殊異其名謂萬物死者曰折人死曰鬼嫌其同故也云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者周有六樂去周言之唯五代周備其樂是周之禮樂所存

法也［注］七代至取焉　正義曰知通數顓頊及嚳者以
上云禘郊祖宗有顓頊及嚳又易緯及樂緯有五莖六英
是顓頊及嚳之樂故數顓頊及嚳也云所不變者則數其
所法而巳者所不變則上經是也數所法則上經五代是
也論不變者必數所法者以五代以來不變至周亦不變
法而象之故不變者數所法五代而巳云變之則通數所
不法者以前七代變易更立至周亦變易法象故數變者
通數顓頊帝嚳所不法象者謂之爲七代也云爲記者之
微意也者爲作也作記者之有此微意也所以微意者謂
作記之人周法所不變故數前代不變周所變亦數前代
變不指斥而言故云微意云少昊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
所取焉者以易緯有黃帝及顓頊以下之樂無少昊之樂
又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皆不云少昊故知
無取焉月令秋其帝少昊者直以五行在金唯託記之耳
皇氏云其餘不變者唯謂生曰命萬物死曰折人死曰鬼
若如皇說前經既云不變後經何須重云不變後經既云

更立者禘郊宗祖即云其餘明此禘郊宗祖外其餘諸事不更立者皆不變也不可獨據前三事以外揔包之其社稷神配祭雖是更立非當代之親而禘郊改易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

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顯考而已大

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
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
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
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 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
同之事 天下有王者謂上天之下有天子之王 分地
建國者此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 置都
立邑者天子王畿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
夫士之邑 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者
則以下所云是也 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
合爲七廟也 一壇一墠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也
起土爲壇除地曰墠近者起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
曰考廟者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 曰王
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君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
於父故加君名也 曰皇考考廟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
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 曰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
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 曰祖考廟者祖始也

此廟爲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計則祖考之廟當在二祧壇墠之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在此言之者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此先言之也　皆月祭之者此之五廟則並同月月祭之也　遠廟爲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祧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　有二祧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焉　享嘗乃止者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　去祧爲壇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即寄藏文王祧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　去壇爲墠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祧而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也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也　壇墠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墠者不得享嘗應有祈禱於壇墠乃祭之也　無禱乃止者若無所祈禱則不得祭也　去墠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遷入石函爲

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禘祫乃出也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者降天子故止有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爲二祧也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者天子月祭五諸侯卑故唯得月祭三也　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者顯考高祖也祖考大祖也大祖乃不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又降天子也　去祖爲壇者去祖謂去大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大祖而不得於大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大祖而往壇受祭也　大夫立三廟二壇者大夫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墠也　顯考祖考無廟者以其卑故高祖大祖無廟也　有禱焉爲壇祭之者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大二祖既又無廟若應有祈禱則爲壇祭之二壇之設實爲於此矣然墠輕於壇今二壇無墠者爲大祖雖無廟猶重之故也　去壇爲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得祭但薦之於大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大祖之廟者其義已具在王制疏　適士二廟一壇者上士也

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　顯考無廟者顯當爲皇皇考曾祖也曾祖無廟也　有禱焉爲壇祭之曾祖旣無廟若有祈禱則爲壇祭之一壇之設爲於此也亦無禱乃止　去壇爲鬼者謂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祭也　官師一廟者謂諸侯中士下士也謂爲官師者言爲一官之長也一廟祖禰共之又無壇也　曰考廟者爲父立之也　王考無廟而祭之者王考祖也雖無廟而猶獲祭也謂在考廟者　去王考爲鬼者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若有祈禱則薦之於廟也　庶士庶人無廟者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也　死曰鬼者旣無廟故死則曰鬼鬼亦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　注建國至之誤　正義曰引書曰三壇同墠者證壇墠之義案金縢武王有疾周公爲之請命爲三壇同墠以告大王王季文王故三壇也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者皆爾雅釋詁文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者昭之遷主其數雖多揔合藏武王祧中穆之

遷主揔合藏文王祧中故鄭注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是毀廟在大廟祫乃陳之故知不窋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者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襄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也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者以四時之祭秋嘗物之備具故特舉享嘗以明四時之祭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駮鄭所不用云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者以壇墠之主祈禱禮畢乃藏之於祧去墠爲鬼主亦如壇墠之主藏在祧故云亦也既俱在祧所以特名鬼者反顧以其疏遠主在無

事唯祫乃祭之故特曰鬼也引春秋文二年傳者證毀廟之主祫祭乃及云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者鄭引更證明鬼主恒在春秋定公元年立煬宮依世本煬公伯禽之子定公元年始立煬公宮于時昭公出定公未入之前季氏禱于煬公之鬼明知于煬公鬼主而禱之也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者案王制天子諸侯有禘祫故知有主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者案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祖考者秖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云不禘祫無主爾者雖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爾案左傳衛大夫孔悝有主者鄭駁異義從公羊說大夫無主許君謹案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鄭云孔悝祏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宗廟之主所用之木案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
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
謂社主也鄭氏無駮從許義也其主之制案漢儀高帝廟
上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文二年作僖公主何
休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
尺此是木主之制也云其無祖考者上既明其有祖考之
文此明無祖考者謂庶士以下及官師等并適士等揔舉
有祖考之人於前歷說無祖考之人於下云庶士以下鬼
其考王考者此即無祖考之一色庶士及庶人無廟故鬼
其祖父與於寢中薦之云官師鬼其皇考者此又是無祖
考之一色官師一廟祖禰共之曾祖無廟故曰鬼其皇考
於祖廟而薦皇考也云適士鬼其顯考者此又是無祖考
之一色適士得立祖禰二廟又立曾祖一壇唯高祖爲鬼
故云鬼其顯考而巳就曾祖之壇而薦顯考諸本或云大
夫適士者若大夫鬼其顯考於義不合庾氏云諸侯之大
夫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者以上云大夫有祖考故鄭明

之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謂於周之世別子爲卿大夫後世子孫立其廟不毀謂之祖考雖於周之世非別子爲大夫但立父祖及曾祖三廟無祖考廟者則經中三廟是也若夏殷之世雖非別子但始爵者及異姓爲卿大夫者其後世子孫皆立之爲祖考此義已具於王制云凡鬼者薦而不祭者若其薦祭俱爲則鬼與見廟其事何異若都不薦祀何須存鬼薦輕於祭鬼踈於廟故知薦而不祭云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者適士二廟祖廟禰廟曾祖無廟故云顯考無廟非也是顯考當爲皇考字之誤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

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者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官也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並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其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羣聚而居其群衆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故曰置社

【注】羣衆至出里　正義曰此云大夫以下謂下至士庶人者謂大夫至庶人等共在一處也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者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專土地故不得特立社社以爲民故與民居百家以上則可以立社知百家者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犉牡故曰百家言以上皆不限多少故鄭駮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

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雖云百家以上唯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故鄭駁異義云育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故鄭駁異義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后土則社神田正則稷神其義已具郊特牲疏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户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

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

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　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　曰中霤者主堂室神　曰國門者國謂城門也　曰國行者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曰泰厲者謂

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
王自爲立七祀者前是爲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時常祀
及爲羣姓禱祀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
神爲是別更立七祀也　諸侯爲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戶
竈二祀故爲立五祀也　曰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
侯稱公其鬼爲厲故曰公厲　諸侯自爲立五祀者義與
天子同　大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霤故爲三祀也
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
鬼無後者衆故言族厲　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
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
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
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七廟故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
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 注 此非至爲厲　正
義曰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以其非郊廟社
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也以小神
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告謂作譴責以告人云幽則有

鬼神鬼神謂此與者以禮天神人鬼地祇皆列其名而樂記直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闇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謂此小祀者與與是疑辭也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者證大夫有門行云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所祀皆著其時唯司命與厲祀時不顯著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者鄭以無文故引今漢時民家或有春秋兩時祠司命行神山神也民或然故云或也其祀此司命行神山神之時門戶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也云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者漢時既春秋俱祠司命與山神則是周時必應春祠司命司命主長養故祠在春厲主殺害故祠在秋云或者合而祠之者鄭又疑之以見漢時司命與山神春秋合祭故云或者合而祠之云山

即厲也者以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即厲也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者鄭解厲稱山之意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爲之故云厲山云謬乎者謂巫祝以厲爲厲山之鬼於理謬乎所以爲謬者鬼之無後於是爲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其鬼爲厲故云謬也引春秋傳者昭七年左傳文於時鄭良霄被殺而死其鬼爲厲子產立良霄之子良止爲後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引之者證厲山氏既有所歸不得爲厲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

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

疏 正義曰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也

注 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 正義曰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爲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黨之廟謂王子公子但爲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具曾子問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

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

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

不在祀典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爲上公祀爲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弃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閒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義終謂旣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虐苗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

疏 正義曰前經明禘郊祖宗及社稷之等所配之人又論天地日月星辰山谷丘陵之等此經揔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事從此至能捍大患則祀之與下諸神爲揔也　法施於民則祀之者若神農及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　以死勤事則祀之者若舜及鯀冥是也　以勞定國則祀之者若禹是也　能禦

大菑及能捍大患則祀之者若湯及文武也　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　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故祀以爲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爲配社之神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者嚳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也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者堯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禪舜而老二十八載乃殂是義終也　舜能勤衆事而野死者舜征有苗仍巡守陟方而死蒼梧之野是勤衆事而野死　鯀鄣鴻水而殛死者鯀塞水無功而被堯殛死于羽山亦是有微功於人故得祀之若無微功焉能治水九載又世本云作城郭是有功也鄭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

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巳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則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　禹能脩鯀之功者謂禹能脩父之功故祀之　黃帝正名百物者上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也　以明民者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　共財者謂山澤不鄣敎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其如上事故得祀之　顓頊能脩之者謂能脩黃帝之法　契爲司徒而民成者契爲堯之司徒司徒掌五敎故民之五敎得成　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契六世孫其官玄冥水官也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謂放桀於南巢也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者謂伐紂也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結上厲山以下也所得祀之人有功烈於人故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者釋上文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之等及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祭寒暑祭水旱此

不言之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也　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者合結上事也族類也若非上自厲山以下及日月丘陵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案上陳宗廟及七祀并通適殤以下此經不覆明之者此經所云謂是外神有功於民故具載之其宗廟與殤以下之親屬七祀之等宮中小神所以此經並皆不載　注春秋至祀也　正義曰引春秋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辭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者案帝王世紀云神農氏本起於烈山或時稱之神農即炎帝也故云厲山氏炎帝也云或曰有烈山氏者案二十九年傳文也云棄后稷名也者稱舜典云棄汝后稷是棄爲后稷名也云共工氏無録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閒者是漢律曆志文又案月令春其帝大皞夏其帝炎帝不載共工氏是無録以水紀官是無録而王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黃帝氏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從下逆陳是在炎帝之前大昊之

後也云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者由序暦星辰敬授民時使民興造其事知休作之期民得顯著云二十八載乃死也者虞書文也云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者鯀被殛羽山以至於死所以殛者由不能成其功也云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者案易繫云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乾坤是也云冥契六世之孫也者案世本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根國根國生冥是契六世孫也

祭義第二十四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齋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别録屬祭祀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

嘗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閒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

疏 正義曰此一節摠論祭事其事既雜義相附者結爲一節各隨文解之　此一節明孝子感時念親所以四時設祭之意　合諸天道者諸於也

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於天道　春禘秋嘗者舉春秋冬夏可知非其寒之謂也者言孝子於秋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者非是寒之謂有此悽愴者爲感時念親也　如將見之者言孝子於春雨露之時必有怵惕之心焉意想念親如似得見親也春秋二時於文相互上云悽愴下云非其寒之謂此怵惕之心下宜云非其煖之謂今怵惕之心下如將見之則悽愴之心下亦宜云如將見之是其互也但作記以秋是物去寒爲甚故不云如將見之但言寒也春是物來煖輕於寒故云如將見之故不言煖之謂也先秋後春以涼悽愴之甚故先言之　注春禘至曰祠　正義曰案王制云春礿夏禘周禮大宗伯春祠夏禴今云春禘故云夏殷禮案王制春曰礿此云春禘爲夏殷禮者郊特牲以注禘當爲礿則此春禘亦當爲礿於郊特牲已注而破之故此不言也　注迎來至陰陽　正義曰云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閒孝子不知鬼神之期者解經樂以迎來哀

以送往之二句謂一祭之間也一祭比於一年其事爲小故云小言之爲一祭之間既不知鬼神來去期節故祭初似若來故樂祭末似去故哀據孝子之心雖春有樂及鍾鼓送尸孝子之心祭末猶哀也云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者解經云故禘有樂而嘗無樂二句也言推此一祭而廣論一年放神之去來似於陰陽二氣但陽主生長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春夏祭之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秋冬之祭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者熊氏云殷秋冬但有管弦之樂又云烝嘗全無樂其義已具郊特牲

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致齊思此五者

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芰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前齊事之日　思其居處者謂祭致齊之日也思其居處以下五事謂孝子思念親存之五事也先思其麤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　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思念其親精意純孰目想之若見其所爲齊之親也注春秋傳曰屈到嗜芰　正義曰楚語云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者謂祭之日朝初入廟室

時也初入室陰厭時孝子當想象僾僾髣髴見也詩云愛而不見如見親之在神位也故論語云祭如在　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者謂薦饌時也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之時必有悚息肅肅然如聞親舉動容止之聲　出戶而聽愾然者謂祭此人爲無尸之時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靜聽愾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　注周還至聽之　正義曰出戶謂薦設時也者若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是也云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者案士虞禮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注云如尸一食九飯之須彼謂虞祭無孫行爲尸者則吉祭亦當然也此鄭云闔戶若食間見如正祭九飯之間也而皇氏謂尸謖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尸未入前其義並非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

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

心夫安得不敬乎 存著則謂其思念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覆說孝子祭時念親之事 致愛則存者謂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於親故也 致慤則著者謂孝子致其端慤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不忘於目聲不忘於耳故也 著存不忘乎心者言如親之存在恒想見之不忘於心既思念如此何得不敬乎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享猶祭也饗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

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　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者謂忌日不用舉作他事者何非謂此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　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者所以不舉者言夫忌日謂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故不舉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 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言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上饗或爲相 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

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色不和曰作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醓勿勿猶勉勉也愨愛之貌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祭祀欲親歆饗之意 唯聖人爲能饗帝者以饗帝爲難故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欲饗親與饗帝同故以饗帝比饗親言饗親難也此本爲饗親而發故下文專論饗親之事 饗者鄉也者言神之所以饗者由孝子之所歸鄉也鄉之故然後能使神靈歆饗焉 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者怍謂顏色不和悅以祭祀須饗尸故孝子臨對尸前不得顏色不和 君牽牲夫人奠盎者熊氏云此謂繹祭君當牽牲之時夫人奠設盎齊之尊 君獻尸夫人薦豆者繹祭故先獻後薦 齊齊乎其敬也者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皆齊齊乎其恭敬齊齊謂整齊之貌故王藻云廟中齊齊 愉愉乎其忠也者愉愉和悅之貌

忠謂忠心言孝子顏色愉愉然和悅盡忠心　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者勿勿猶勉勉也言孝子之心與貌勉勉然欲得親之歆饗也其皆語助　注色不至之貌　正義曰案曲禮云容毋怍怍謂顏色變即不和之意云奠盎設盎齊之奠也者此謂繹祭故牽牲之時夫人預設盎齊之尊假令正祭牽牲時夫人設奠盎之尊至君親制祭夫人酌盎齊以獻尸義無妨也皇氏怪此奠盎在牽牲之時於事大早以奠盎爲洗牲勘諸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皇氏文無所據其義非也云謂繹日也者以其先云君獻尸後云夫人薦豆故知繹日也云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者此是有司徹文引之者證儐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儐尸即天子諸侯之繹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

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文王祭思親忠敬之甚　思死者如不欲生者言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如似不復欲生　稱諱如見親者言文王在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似見親也　祀之忠者言文王祭祀之盡忠誠也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者解祀之忠敬之事言齊時思念親之平生嗜欲如以真見親所愛在於目

前又思念親之所愛之甚如似凡人貪欲女色然也　其文王與者唯文王能如此與與是不執定之辭王肅然解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馬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如此亦比色於德張融亦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　文王之詩也者此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詩也　祭之明日明發不寐者謂正祭明日繹祭之時祭既訖得其夜發夕至明而不寐　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申明發之意既設繹祭之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　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者孝子想神之歆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之後必分離故必哀也

注 祭之至侑也　正義曰知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者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祭之明日爲繹也云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者祭以念親故二人謂父母案有司徹上大夫儐尸別立一人爲侑以助尸似鄉飲酒禮介之副賓也

繹祭與儐尸同故知二人容尸與侑也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反饋樂成薦其

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孰也薦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言祭事既備使百官助已祭然而見其容而自反是無慌惚之思念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

疏正義曰此一節記仲尼嘗祭之儀　奉薦而進之其親也慤者慤謂質慤謂仲尼奉薦進尸之時其身執事其形貌慤質少威儀　其行也趨趨以數者其行步促促速疾少威儀舉足而數也　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者子贛先聞夫子說祭事威儀須濟濟漆漆然也今子之爲祭無濟濟漆漆者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夫子爲子贛說濟濟之義言濟濟者是容貌自踈遠漆漆者容也

自反也謂容貌自反覆而脩整也　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者覆結上文言孝子若容貌以䟽遠若容貌以自脩正此乃賓客之事夫何神明之及交者及與也言孝子若賓客之容何得神明之與交言不得與神明交也　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者更覆結之云夫孝子何得濟濟漆漆之有乎言不得有也其容也遠也王肅以容爲客皇氏用王肅以客有其容之義其義亦通但於文勢不便至注更具詳　反饋樂成者此天子諸侯之祭血腥而始及至進是設饌進孰合樂成畢定本反饋作及字至注更釋　薦俎者謂薦孰之時薦其饋食之豆并牲體之俎　序其禮樂備其百官者進饋之前與神明而交貴其誠敬進饋之後人事之盛故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者言於此之時君子助祭之人致其濟濟漆漆賓客之事夫何慌惚之有乎者此一句覆結前文子贛問之若孝子自濟濟漆漆何得慌惚思念之有乎言無念親之意也夫言豈一端而已者夫子荅子贛云一端猶一槩也凡

言語豈一槩而已言不可以一槩所屬各異　夫各有所當也者謂其言語各有所當若慤而趨當孝子也濟濟漆漆當賔客也

注漆漆至之道　正義曰云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者以漆漆非形貌之狀漆音近切朋友切切偲偲語子路文也云自反猶言自脩整也者凡脩整之人必自反覆顧省故云自反猶言自脩整云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者凡接親親不事容貌又相附近今既事容貌又相疏遠故云非所以接親親言親親孝子之辭或容爲客字則是義遠何須云容以遠又客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容一字爲客未之有也又王肅爲客字破鄭義明鄭義容字也

注天子至思念　正義曰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者謂以卿大夫從饋孰始故云天子諸侯或從血腥始言或者不盡然故三獻爓一獻孰是不從血腥始云至反饋是進孰也者既以血腥爲始至於反饋之時是進孰也但至與反字於文爲煩定本又爲及字故皇氏云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門尸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

饋義當然也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脩設謂掃除及黝堊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百官助主人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

也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及侑尸也或猶有也言想見其仿佛來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成人之道廣明孝子祭祀之義今各隨文解之　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者言孝子慮事不可於祭前不豫思慮之　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者比時謂先時言在祭之先以備具於物至於祭時不可以不備具也　虛中以治之者言不可兼念餘事心中實虛唯思此祭而已故云虛中以治之也　洞洞至也與　正義曰洞洞屬屬是嚴敬之貌言孝子之心奉承而進祭之時其心洞洞乎屬屬乎恭敬心甚如舉物之弗勝心所奉持如似將失於物此是孝子心敬之至極也案廣雅洞洞屬屬敬也　於是至志也　正義曰孝子既薦其俎於是使其祝官啓告鬼神曉諭鬼神以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者言孝子以其思念情深慌惚似神明交接庶望神明或來歆饗故云庶幾神明饗之者是孝子之志意也言想見其親仿佛而來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

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言當盡已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

疏 正義曰盡其慤而慤焉者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內內有其心外著於貌　盡其禮而不過失焉者以其禮包衆事非一可極故不得云而盡其禮焉云不過失焉則是禮也　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者言孝子祭時進之與退必恒恭敬如似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

敬齊之色不絕於面 詘充詘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顏色和貌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齊謂齊莊 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故孝子之祭可知也者以下諸事是也　其立之也敬以詘者詘謂充詘形容歡喜之貌言孝子尸前而立形貌恭敬而顏色歡喜　其進之也敬以愉者進謂進血腥愉謂顏色溫和言孝子薦血腥之時容貌恭敬而顏色溫和　其薦之也敬以欲者言孝子薦孰之時容貌恭敬顏色婉順如欲得

物然退而立如將受命者言孝子或有退之時如似前進將受命　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者謂祭畢已徹饌食孝子退者恭敬齊莊之色不離絕於面　立而不詘固也者言其固陋不知禮　進而不愉疏也者言與親疏遠不相親附　薦而不欲不愛也者言不愛親　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者言敖其親不恭敬　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者而衍字忘本謂不思其親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和氣謂立而詘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疏　正義

曰如執玉如奉盈言孝子對神容貌敬慎如執持玉之大寶如奉盈滿之物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者嚴謂嚴肅威謂威重儼謂儼正恪謂恭敬言四者容貌非事親之體事親當和順卑柔也　成人之道也者言嚴威儼恪秖是既冠成人之道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言治國有家道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

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貴德及孝弟之事皇氏云此亦承上夫子荅子贛之辭畢廣明孝弟之義今以皇氏說未知然否或是說雜錄之辭　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者德是在身善行之名道者於物開通之稱以已有德能開通於物故云近於道也凡言近者非是實到附近而已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者孝能感物故近乎王弟能親愛故近乎霸　雖天子必有父者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故雖天子之尊必有事之如父者謂養三老也　雖諸侯必有兄者以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故雖諸侯之貴必有事之如兄者謂養五更也　先王之教因而弗改者

言先王設教之源因人之心孝弟即以孝弟教人是因而不改從人之所欲故可以領天下國家也 注天子至曰霸 正義曰云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者案天子諸侯俱有養老之禮皆事三老五更故文王世子注三老如賓五更如介但天子尊故以父事屬之諸侯卑故以兄事屬之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者案中候諸侯曰霸注云霸把也把天子之事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 尊長出教令者 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愛敬之道皇氏云因上荅子贛之問別愛敬語更端故別言子曰自此以下

皆展轉相因廣明其事今謂記者雜録以事類相接爲次非本相因之辭也　立愛自親始者言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爲始言先愛親也　教民睦也者己先愛親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　立敬自長始者言起敬於天下從長爲始言先自敬長　教民順也者己能敬長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者覆上教民睦也睦則恩慈故云慈睦也民既慈睦各貴所有之親　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者覆結上文教民順也既教以敬長民心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命　孝以事親順以聽命者孝以事親覆說而民貴有親也順以聽命覆說而民貴用命也以此二者錯置於天下故無所不行言皆行也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五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之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荅對也序以次第從也序或爲豫　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

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麗猶繫也

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膟膋血與腸間脂也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湯肉曰爓爓祭祭腥或爲合祭腥泄腊孰也

疏 正義曰前經郊祭之致敬此一節明祭廟牽牲致敬穆荅君者穆謂子姓荅對也言祭廟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牲 卿大夫序從者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第而從君也 既入廟門麗于碑者麗繫也君牽牲入廟門繫著中庭碑也王肅云以紖貫碑中君從北待之也 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者將殺牲故袒取牛毛薦之故云毛牛也以耳毛爲上故云尚耳耳主聽欲使神聽之鸞刀以刲取膟膋者謂用鸞刀刲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膋以供炙肝及爇蕭也 乃退者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刲血毛膟膋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 爓祭祭腥者爓謂爓肉而祭腥謂以腥肉而祭言薦膟膋之後以俎載爓肉腥肉而祭也 而

退者謂爓祭祭腥之後祭事既卒而退是恭敬之至極也

注穆子姓也　正義曰知穆是子姓者熊氏云父昭子穆姓生也是昭穆所生謂子孫直言穆者文不備

注膟膋至孰也　正義曰案說文及字林云膟血祭膋是牛腸閒脂也是膟爲血膋爲腸閒脂也云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者既疊出經文爓祭之事祭腥之語然後解云謂祭爓肉也腥肉也祭爓肉即經之爓祭也云腥肉即經之祭腥也其祭腥肉爓肉並當朝踐之節此腥肉則禮運云腥其俎也爓肉即禮運云孰其殽也此先云爓者記者便文耳非先後之次云湯肉曰爓者以鬼神異於生雖曰孰殽但湯肉而已若其小祀則煑肉令孰故郊特牲云一獻孰是爓與孰又別也云爓祭祭腥或云合祭腥泄脜孰也者謂爓祭祭腥四字禮記他本爲合祭腥泄脜孰六字者故云或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

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時也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致天下之和論郊祭及日月之義此郊之祭一經止明郊祭之禮　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大報天者謂於此郊時大報天之衆神雖是春祈天生養之功大故稱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縣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　夏后氏祭其闇者以夏后氏尚黑故祭在於昏時　殷人祭其陽者以尚白故祭在日中時　周人祭日以朝及闇者以其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也故季氏之祭大夫之家禮儀應少而亦以朝及闇故夫子譏之

【注】陽讀至有事　正義

日案洪範庶徵云曰雨曰暘暘謂亢暘乾燥日中之時亦明日中乾燥異於昏明故讀從曰雨曰暘之暘也必讀之者恐人以夜爲陰晝爲陽恐終日而祭故讀從暘也云亦謂此郊祭者以檀弓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故云大事亦謂此郊祭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

疏正義曰此經及下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爲幽日爲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

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端正

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疏端正也日爲陽在外月爲陰在內今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是爲外祭月於西鄉夕之時是爲內是以別外內以正其位也而崔氏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還據上文郊祭之時今謂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何得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祭不同處則崔氏說非也崔又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故祭法用少牢今謂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玄冕所祭自玄冕皆用牛也何得用少牢今謂祭法日月用少牢鄭云禱祈之祭也崔氏說又非崔氏又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祭日月崔說又非

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巡讀如沿漢之沿謂更相從道

【疏】陰謂夜也陽謂晝也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　終始相巡者又月之與日同行黃道其晦朔之時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亦是終始相巡　以致天下之和者以日月交

相依巡是陰陽和會故致天下之和也【注】巡讀如沿漢之沿　正義曰案文十年左傳云子西沿漢泝江將入郢是沿爲順流而下故讀從之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　因祭之義汎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

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之也微猶少也

【疏】正義

曰此一節明禮之大用凡有五事若能行之得理則天下治矣　天下之禮者言天下所用之禮所致凡有五事也　致反始也者致之言至也言禮之至極於天反報初始言人始於天反而報之　致鬼神也者言禮之至極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等　致和用也者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言禮之至極治理於民使百姓和諧財用富足也　致義也者義謂斷割得宜治惡討暴言禮之至極於義也　致讓也者讓謂遞相推讓言禮之至極於讓也　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者天爲人本今能反始以報於天是厚重其本也上能厚本教下下亦能厚本也　致鬼神以尊上也者謂至於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也以此教民民亦尊上也　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者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至於物用可以立人紀也　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者義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有悖逆也　致讓以去爭也者以讓故無爭　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者言能和合此五者以治理天下之禮　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

矣者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用此五事爲治假令有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故云則微矣 注 物猶至之也 正義曰上文云致和用明和能立事是和用互言之有事用也下文云致物用物謂事也謂事須和也是致事用互致和用也是事必須和和能立事故云互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此一節明宰我問鬼神之事夫子答以鬼神魂魄祭祀之禮又廣明天子諸侯耕藉及公桑之事今各隨文解之 不知其所謂者宰我善問孔子吾唯聞鬼神之名不知此鬼神所謂何物爲鬼神 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者此夫子

荅宰我以神名言神是人生存之氣氣者是人之盛極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者是夫子荅鬼之事言人形魄者鬼之盛極也　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者言人死神上於天鬼降於地聖王合此鬼之與神以祭之至教之致也是聖王設教致合如此故云教之至也　注氣謂至之也　正義曰氣謂嘘吸出入也者謂氣在口嘘吸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依此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而謂之神云耳目之聰明為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為聰明故云耳目聰明為魄云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者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與致之令其如此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　陰讀為依蔭之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為土壤　疏　正義曰此

經明鬼神之事　衆生必死死者言物之群衆而生必皆有死　死必歸土者言萬物死者皆歸於土此一經因而言物實是本說人也　此之謂鬼者鬼歸也此歸土之形故謂之鬼也　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者此覆說歸土之義也言死骨肉斃敗於地下依陰於地爲野澤土壤謂在田野故稱爲野土俗本陰作蔭字也　**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焄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貌也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爾焄蒿或爲藨

疏　正義曰此一經申明神也此科釋人氣爲神言人生時形體與氣合共爲生其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升於上爲昭明者言此升上爲神靈光明也　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者焄謂香臭也言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蒿謂征出貌言此香臭烝而上出其氣蒿然也悽愴者謂此等之氣人聞之情有悽有愴百物之精

也者人氣揚揚於上爲昭明百物之精氣爲焄蒿悽愴人與百物共同但情識爲多故特謂之神此經論人亦因人神言百物也　神之著也者人氣發揚於上爲昭明是人神之顯著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爲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聖人設教合鬼與神而祭之欲使人事其祖禰畏敬鬼神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者言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遂造制爲之尊極之稱　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者明猶尊也命猶名也黔首謂萬民也則法也故尊名人及萬物之精謂之鬼神以爲萬民之法則也　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者百衆謂百官衆庶萬民謂天下衆民既敬之以鬼神下皆畏敬之故云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注　明命至畏服　正義曰鬼神本是

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爲鬼
神别加畏敬之也云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者解經制
爲之極所以名鬼神爲極者言物中尊極莫過鬼神言以
外他名不可復加故聖王造制爲之極名鬼神也云黔首
謂民也者黔謂黒也凡人以黒巾覆頭故謂之黔首案史
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此紀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此孔
子言非當秦世以爲黔首録記之人在後變改之耳漢家
僕隸謂蒼頭以蒼巾爲飾異於民也此經鬼神本爲民神
故下文築爲宫室設爲宗祧其實此鬼神亦兼山川五祀
百物之屬故禮運云列於鬼神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
屬樂記云幽則有鬼神注云助天地成物者是百物之魄
謂之鬼對則精靈爲魂形體爲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
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爲魄氣爲魂若散而言之
魄亦性識魂魄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
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 曰鬼散而言

之通曰鬼神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自由也言人由此服於聖人之敎也聽謂順教令也速疾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聖人爲鬼神立宗廟之事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者謂以是尊名鬼神爲未足謂未稱其意也 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者古謂先祖追而祭之是反古也始謂初始父母始生於已今追祭祀是復始也 不忘其所由生也者追遠報祭是不忘其所由生也 衆之所服自此者自由也言衆人服從於上由此反古復始而教之也 故聽且速也者聽謂順其教令以此之故在下順其教令而且速疾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

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間皆當爲覸字之誤也羶當爲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覸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氣魄既殊明設祭之時二禮亦異　二端既立者謂氣也魄也既見已與立尊名云鬼神也　報以二禮者謂報此氣魄以二種祭禮報氣謂朝

踐之節也報魄謂饋孰之節也　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者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膟膋燎於爐炭羶謂馨香見以蕭光謂見覵覵謂雜也先謂氣也謂燔膟膋兼爇蕭蒿是雜以蕭氣此等三祭是以報氣也　此教衆反始也者言此上之祭氣是古昔尚質之義是故教衆之以反於初始此上反古復始揔包之也　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者薦黍稷者謂饋孰時薦此黍稷羞肝肺首心者羞進也謂薦黍稷之時進肝之與肺及首之與心殷祭以肝周祭以肺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皆謂祭黍稷之時兼此物祭也故郊特牲云祭黍稷加肺謂周法也見間以俠甒者見間讀爲覵亦雜也俠甒謂兩甒醴酒言祭黍稷之時雜以兩甒醴酒　加以鬱鬯者謂薦此黍稷加肝肺之薦更加之以鬱鬯然後薦黍稷饋孰報魄之時始云加鬱鬯者言非但薦孰是報魄言祭初所加鬱鬯亦是報魄也以魄在地下鬱鬯灌地雖是祭初亦是報魄不

當薦孰之時故云加也　以報魄也者言薦黍以下皆是報祭形魄之氣　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言此饋孰之時皆以飲食實味徧於燕飲是教民相愛上以恩賜逮下下愛上恩賜故上下用情　禮之至也者至謂至極也謂報氣報魄二禮備足是禮奉上王禮之至極也　注二端至其類　正義曰云更有尊名云鬼神也者解經二端既立氣也魄也是二端更有尊名名鬼神是既立謂尊名立也云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者以經云朝事以報氣薦黍稷以報魄也云見及見間皆當爲覵字之誤也者經云見以蕭光但有見字在旁無間間旁無見字此等據意皆是覵雜之理故知誤加以間邊加見凡覵者所見錯雜之義故間旁見也云羶當爲馨以與香連文無取羶義羶馨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云取牲祭脂也者案詩生民云取蕭祭脂是取蕭與祭牲之時雜燒之一祭之中再度焫蕭朝踐燔膟膋之時亦有蕭也故郊特牲云取膟膋升首報陽也注云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是朝踐焫蕭也郊特

牲又云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是饋孰焫蕭也云有虞氏祭首至周祭肺皆明堂位文云兩甒醴酒也者以士喪禮既夕等皆以甒盛醴故知醴酒也此用甒者蓋是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甒即大尊或可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甒謂子男也皇氏以爲異代法也云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者燔燎馨香蕭光之屬是氣也黍稷肝肺之屬是實物也首本也報氣以氣是虛還以馨香虛氣報之報魄以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各本其事類故云各首其類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從事謂脩薦可以祭者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申明反古復始竭力報親之事　是以致其敬發其情者以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故致其恭敬發其情性　竭力從事以報其親謂竭盡氣力隨從

其事以上報其親不敢不極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藉藉田也先古先祖

疏正義曰以君子報親不敢不盡心以事之故古天子諸侯有藉田以親耕　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者上雖揔論天子諸侯此言天地者特據天子自外則通先古謂先祖也　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者爲祭祀諸神須醴酪粢盛之屬於是乎藉田而取之敬之至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

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孝子報親竭力養牲之事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者云歲時謂每歲依時謂朔月月半也躬親也既卜牲吉在牢養之而身朝之言朝者敬辭也 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者犧純色謂天子牲也牷宁也謂諸侯牲也犧牷所祭之牲必是養獸之官受擇取之養獸者若周禮牧人也 君召牛納而視之者此更本擇牲之時君於牧處更命取牛采納之於內而視之 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者即前言歲時朝之也巡行也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朔月月半君

服此衣而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者是孝道之至極耕藉云敬之至養牲云孝之至互文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

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禮之禮奉繭之世婦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問者之辭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摠而手振之以出緒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孝子報親養蠶爲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蠶室者謂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而爲之者取其浴蠶種便也 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者築宮謂

築養蠶宮牆七尺曰仞言牆之七尺又有三尺高一丈也
傳云雉有三尺雉字者誤也棘牆者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
在戶外閉也 大昕之朝爲季春朔日之朝 卜三宮之夫人
者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宮 世婦之吉者亦諸侯世
婦卜取之吉者前雖則摠舉天子諸侯此特舉諸侯互言
之 奉種浴于川者言蠶將生之時而又浴之初於仲春
已浴之至此更浴之 風戾以食之者戾乾也凌早采桑
必帶露而濕蠶性惡濕故乾而食之 歲既單矣者單盡
也三月之末四月之初遂獻繭于夫人者蠶是婦人之事
故獻繭于夫人 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者所舉奉處
重 遂副褘而受之者既擬于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
身著褘衣受此所獻之繭 因少牢以禮之接獻繭之世
婦 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者率法也夫人曰獻繭之
法自古如此邪重事之義故問之也 及良日夫人繅者
良日謂吉日宜繅之日明繅更擇吉利之日日至而後乃夫
人自繅 三盆手者猶三淹也手者每淹以手振出其緒

故云三盆手 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者以
夫人親繅三盆以手振出其緒訖遂布與三宮夫人世婦
之吉者旣據諸侯言之則夫人唯一人世婦之吉者此雜
互天子而言之以天子有三夫人就其中取吉者若諸侯
唯世婦之吉者養蠶繅非一人而巳唯云世婦之吉者擇
其吉者以爲主領非唯一人而巳 以祀先王先公敬之
至也者前文解耕藉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
兼云先祖養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
王先公其實養蠶爲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 注 副禕至後
與 正義曰案內司服注云唯二王後禕衣與此注同案
明堂位魯公夫人亦用禕衣此不言者
魯爲特賜非常法此據常者故不言 君子曰禮樂
不可斯須去身 斯須猶須臾也 致樂以治心則易直
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

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子讀如不子之子諒信也油然物始生好美貌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躬身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

易焉極至也　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理謂言行也　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塞充滿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減猶倦也盈猶溢也樂以統情禮以理行人之情有溢而行有倦倦則進之以能進者爲文溢則使反以能反者爲文文謂才美　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報皆當爲褒聲之誤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疏正義曰此一節已具於樂記但記者別人故於此又記之其義已具在樂記故於此不繁文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公明儀曾子弟子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

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遂猶成也）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然猶而也）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愼行

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放猶至也準猶平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夫子孔子也曾子述其言以云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勞猶功也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己而自忘己之勞苦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順而諫之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

之此之謂禮終〈謂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其親〉

疏正義曰此一節以下至可謂孝矣廣明為孝子之事今各依文解之　孝有三者大孝尊親一也即是下文云大孝不匱聖人為天子者也尊親嚴父配天也　其次弗辱二也謂賢人為諸侯及卿大夫士也各保社稷宗廟祭祀不使傾危以辱親也即與下文中孝用勞亦為一也　其下能養三也謂庶人也與下文云小孝用力為一能養謂用天分地以養父母也　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者先意謂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預前逆知父母之意而為之是先意也承志謂父母已有志已當奉承而行之諭父母於道者或在父母意先或在父母意後皆曉諭父母將歸於正道也　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者遂猶成也若行在上五者事不成其如是烖害必及親所以為非孝然則君子於上五者豈敢不敬而承之者乎　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者言亨孰羶薌之美先自口嘗而後薦之父母此非孝也唯是供養

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者言嘗薦美食但是養也非論孝子言若人將爲孝曰此子百行皆美一國之人稱揚羨願然曰如此是羨願之云此子于父母有幸遇哉而有孝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謂然而令人羨願如此乃所謂孝也　衆之本教曰孝者言孝爲衆行之根本以此根本而教於下名之曰孝則孝經云孝者德之本又云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是衆行之根本以教於民故謂之孝也　其行曰養者言不能備孝之德其唯行奉上之禮但謂之養者也　養可能也敬爲難者言供養父母可能爲也但尊敬父母是爲難也　敬可能也安爲難者其敬雖難猶可爲也但使父母安樂爲難也　安可能也卒爲難者卒終也父母在日使之安樂猶可能也但父母沒後終身行孝是爲難也　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者解卒爲難之事其卒者謂父母既沒之後謹愼奉行其身恒在善道不遺與父母惡名孝子如此可謂能卒矣　仁者仁此者也此謂孝

也言欲行仁者先仁恩於此孝也言欲行仁於外必須行仁恩於父母也故云仁者仁此者也　禮者履此者也履踐履也言欲行禮於外者必須履踐此孝者也　義者宜此者也言欲行義於外者必須得宜於此孝也行孝得宜乃可施義於外　信者信此者也言欲行誠信於外須誠信於孝道言孝道誠信始可誠信於外　強者強此者也言欲強盛於外者必須強盛於孝道言行孝道強盛則能強盛於外　樂自順此生者自由也言身之和樂由順從孝道而生若能順從孝道則身和樂　刑自反此作者言身受刑戮由反此孝道而興作若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者自此以前皆曾子之言但此以下異故更言曾子曰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者置謂措置也言孝道措置於天地之間塞滿天地言上至天下至地謂感天地神明也　溥之而橫乎四海者溥布也布此孝道而橫被於四海言孝道廣遠也溥字而定本作傅傅溥古字傅著之名義俱通其義如此一也　施諸後

世而無朝夕者諸於也謂施此孝道於後世而無一朝一夕而不行也終長行之言長久　推而放諸東海而準至北海而準者推謂推排也放至也諸於也言推排孝道至於四海能以爲法準平而法象之無所不從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美武王之言武王之德能如此今孝道亦然四海之內悉以準法而人之與武王同故引以證之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者至此之謂禮終亦是曾子之言以語更端故更云曾子　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者以庶人思父母慈愛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　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者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心無勞倦是可謂用勞矣　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者匱乏也廣博於施則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如此是大孝不匱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

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頃當爲跬聲之誤也予我也壹舉足而

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徑步邪趨疾也忿言不反於身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樂正子春傷其足而憂因明父母遺體不可損傷之事　無人爲大者言天地生養萬物之中無如人最爲大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是也　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者非直體全又須善名得全若能不虧損形體得全不

損辱其身是善名得全也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者頃跬也謂一舉足君子於壹舉足之間不敢忘父母也言念之恐有損傷　是故道而不徑者謂於正道而行不遊邪徑正道平易於身無損傷邪徑險阻或於身有患　舟而不游者言渡水必依舟船不浮游水上乘舟則安浮水則危　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者以其不忘父母之遺體故不敢以先父母遺餘之體而行歷危患處　惡言不出於口者悖逆惡戾之言不出於口爲人所賤也　忿言不反於身者謂己之言必能正直人則服之故他人瞋忿之言不反於身定本反於身作及字　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者揔結舉足出言二事身及親並不羞辱可謂孝矣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　尚謂有事尊之

於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 【疏】正義曰此前經明孝以下至不敢犯又兼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明孝弟故下云孝弟發諸朝廷事兼孝弟也各隨文解之今此一經論四代悌順尚齒之義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者虞氏帝德弘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是德中尚齒 夏后氏貴爵而尚齒者夏后之世漸澆薄不能貴德而尚功功高則爵高既貴其官爵德雖下而爵高者則貴之由道劣故也故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 殷人貴富而尚齒者殷人又劣於夏但身有功則與之重爵殷家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故云貴富亦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 周人貴親而尚齒者周人又劣於殷敬愛彌狹殷人踈而富者猶貴之周人於已有親乃貴之就此之中亦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 【注】貴謂至小官 正義曰鄭恐經云貴者皆班序在上故明之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凡四代朝位班序皆以官爵爲次悉皆重爵而夏后氏貴者但於爵高者加恩賜云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者

謂德爵富親各於其黨類之中而被尊也云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者鄭解虞氏貴德之意以舜時仁聖者多人皆有德其德小先來者巳居大官其德大後來者則在小官是小官而德尊者故有虞氏貴之所以燕賜加於大官俗本後德多作小得字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言其先老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覆述虞夏以來尚年之事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言虞夏殷周雖是明盛之王也未有遺棄其年者悉皆尚齒更無他善以加之　年之貴乎天下久矣者從虞夏以來貴年是久矣　次乎事親也者言貴年之次第近於事親之孝除孝則次第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

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爲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朝廷之中行於弟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者此因前文尚年以是之故朝廷之中同爵則尚齒官爵同者則貴尚於齒四代皆然　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者以其尚齒故七十者許之據杖於朝若君有問則布席令坐也　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者年已八十不但杖於朝而已見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若君有事問之則就其室是遜弟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矣

注凡朝至而已　正義曰知朝位立於庭者案燕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卿大夫立於庭君立于阼階上是也云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者儒行文云不俟朝君揖之即退者案燕禮大射卿大夫立于庭北面君降自阼階南鄉爾卿卿西面爾

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爾謂揖也於時老臣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則於路寢門外日視朝亦揖竟即退不待朝事畢也云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巳者案曲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是或不許也此經中所云是君不許者故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又八十不俟朝是異其禮若其致事君許則王制云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是君許者與此異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鴈行車徒辟乘車步行皆辟老人也班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

之雖貧且無子孫無弃志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弟通達於道路 行肩而不併者謂老少並行言肩臂不得併行少者差退在後則朋友肩隨是也 不錯則隨者若兄黨父黨鴈行之差錯是父黨則隨從而爲行 見老者則車徒辟者謂少者或乘車或徒步若逢見老者則辟之 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者任謂擔持言斑白不以所任之物行於道路少者必代之是弟通達於道路 注 錯鴈至鴈行 正義曰錯參差假鴈行爲行父黨隨行王制文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爲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爲獀冬獵爲狩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

乎軍旅矣什伍士卒部曲也少儀曰軍尚左卒尚右【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弟道達於獀狩　古之道者謂作記之人在於周末於時力役煩重郤道周初之事故云古之道也　五十不爲甸徒者謂方八里之甸徒謂步卒軍法八里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謂之甸者以供軍賦及田役之事五十者氣力始衰不爲此甸役徒卒　頒禽隆諸長者謂四十九以下田畢頒禽之時多長者【注】四井至爲狩　正義曰四井爲邑至六十四井也司馬法文云以爲軍田出役之法者謂一甸之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君田役事故云以爲軍田出役之法云五十始衰不從力政之事也者王制文云謂竭作未五十者案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若田與追胥竭作之時此未五十者猶在田役故頒禽之時多此長者云春獵爲獀冬獵爲狩爾雅釋天文經云獀狩夏苗秋獮可知也【注】什五士卒部曲也　正義曰五人爲伍二伍爲什

士謂甲士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團曲而聚故云部曲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蒐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死之死此孝弟之禮

疏正義曰此一經揔論結上文　孝弟發諸朝廷者即上文而弟達乎朝廷是也在上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此經揔結前諸文故云孝弟也　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者言孝弟之道通於朝廷行於道路州巷蒐狩軍旅無處不行孝弟以教衆庶也故衆以道理之義死於孝弟也言行孝弟雖死不捨不敢犯此孝弟而不行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

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割牲制俎實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

親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

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得惟世子而已甚齒於學之謂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孝弟之道養三老五更及齒學之事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者於周言之祀文王也故樂記云祀文王於明堂是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者案孝經云雖天子必有父也注謂養老也父謂君老也此食三老而屬弟者以上文祀文王於明堂爲孝故以食三老五更爲弟文有所對也 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者以先賢有德故祀之令諸侯尊敬有德故云教諸侯之德此西學鄭注云周小學則周之小學在西郊則王制云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 注祀乎至子者 正義曰云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者鄭以樂記武王伐紂稱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彼謂文王廟制如明堂武王伐紂後而祀之恐此祀乎明堂亦與彼同故云謂宗祀文王也實在明堂之中知者以此經廣明周法故云五者天下之大教明不獨論武王是指周公制禮之後宗祀文王也云西學周之小

學也者謂虞庠也以祀先賢明於虞庠小學故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又云書在上庠以此知祭先賢所通之經各於所習之學若瞽宗則在國虞庠爲小學者則在西郊今祀先賢則於西郊也　食三至子齒　正義曰此一節明養三老五更之禮而竭其力下象其德　天子袒而割牲者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　執醬而饋者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　執爵而酳者謂食罷親執爵而酳之也　冕而揔干者干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也　是故鄉里有齒者以天下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　老窮不遺者老而被養故在下年老及困窮者皆化上而養之故不見遺棄　作記者以老弱被尊養人皆化上故強不犯弱衆不犯寡此由大學來者也所致此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故此化而來　天子設四學者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　當入學而大子齒　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四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當入學而大

子齒者當入學之時而大子齒於國人故云而大子齒

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　正義曰皇氏云四郊虞庠以爲四郊皆有虞庠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亦明尚齒貴老之義　天子巡守者謂巡行守土諸侯　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謂天子問此諸侯之國內有百年之人天子則先往就見百年者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者既未滿百歲不可一一就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或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　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者謂八十九十之

人雖不當道路左右欲共言論政教君即就之可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旣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

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爲禮而后揖鄉大夫士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鄉里之中敬齒之法 壹命齒于鄉里者此謂鄉射飲酒之時身有壹命官者或立或坐齒與鄉人同 再命齒于族者謂身有再命之官其命旣高鄉人疏者雖復年高不與之齒但族親之内計長幼爲班序 三命不齒者謂身有三命官其命轉尊不復齒

於親族謂特坐賔東　族有七十者弗敢先者若此飲酒之時族親之內有年七十者令其先入此三命者乃始後入故云不敢先也 注此謂至族爾　正義曰此經云齒于鄉里齒于族未知何時如此故明之云謂鄉射飲酒時鄉射謂鄉人詢衆庶而爲射於時先行飲酒之禮是鄉射有飲酒者也又云飲酒者謂鄉人飲酒及黨正飲酒此注鄉射飲酒兼此三義也今案儀禮鄉飲酒及鄉射無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之文此一命再命之文在黨正故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是也雖無正齒位之事其實鄉射鄉飲酒亦有正齒位之禮但文不備也故此云鄉射飲酒以揔正齒位之事也云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者士立於堂下大夫坐於堂上知者鄉射云大夫受獻訖及衆賔皆升就席於時雖立至徹俎即坐鄉射記又云既旅士不入不見士坐之文明立于堂下云三命列國之卿也者據諸侯言之謂當飲酒之時若天子國黨正飲酒三命不齒謂上士也以天子上士三命故也此經雖據諸

侯亦謂黨正飲酒故云三命不齒鄭注三命列國之卿若其鄉飲酒諸侯之國但爵位爲卿大夫雖再命一命皆得不齒以鄉飲酒賓賢能其賓必少其得爵爲卿大夫者必年長於賓故在賓東西面而不齒若黨正飲酒以正齒位其賓必長故天子諸侯之國三命乃不齒知鄉飲酒爵爲卿大夫乃不齒者案鄉飲酒云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注云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乃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是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者謂諸侯之國若天子黨正飲酒一命下士立於下再命中士齒於父族坐於堂上三命上士席於賓東云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旣一人舉觶乃入也者族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衆賓先入此三命者爲待獻賓獻介獻衆賓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入也故鄉飲酒鄉射記皆大夫樂作之前一人舉觶之後乃始得入也若然大夫之入依禮自當一人舉觶之時縱令無族人七十者亦當如此又族之七十者及鄉人少者於先巳入今特

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記人之意以身有三命應合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明敬齒上老故云不敢先爾是以鄭注云雖非族亦然但鄉人長老皆上之旣入然後始入此有族有七十者熊氏云謂黨正飲酒故正齒位故有七十若鄉飲酒之禮則無七十者故鄉飲酒明日乃息司正告于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薦進也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祭統有十倫六曰見爵賞之施焉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有善讓於尊上示以敬順之道不敢專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

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

立以爲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大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疏 正義曰此一節亦明其不敢專輒尊賢之事也 立以爲易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之屬與建陰陽天地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即今時易也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者立爲占易之官抱龜南面尊其神明故南面天子親執卑道服衮冕北面 必進斷其志焉者言天子雖有顯明哲知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龜斷決其已之所有爲之志示不敢自專以尊敬上天也 教不伐以尊賢也者有善稱人有過稱已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賢人也 注周禮至之占 正義曰此稱官者於周

禮稱大卜三兆者玉瓦原也鄭注云言兆形似玉瓦原之璺罅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三易者連山歸藏周易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鄭作易讚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三夢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謂齊之前後也及祭之日顏色必温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酳之屬也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荅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

宿者皆出謂賔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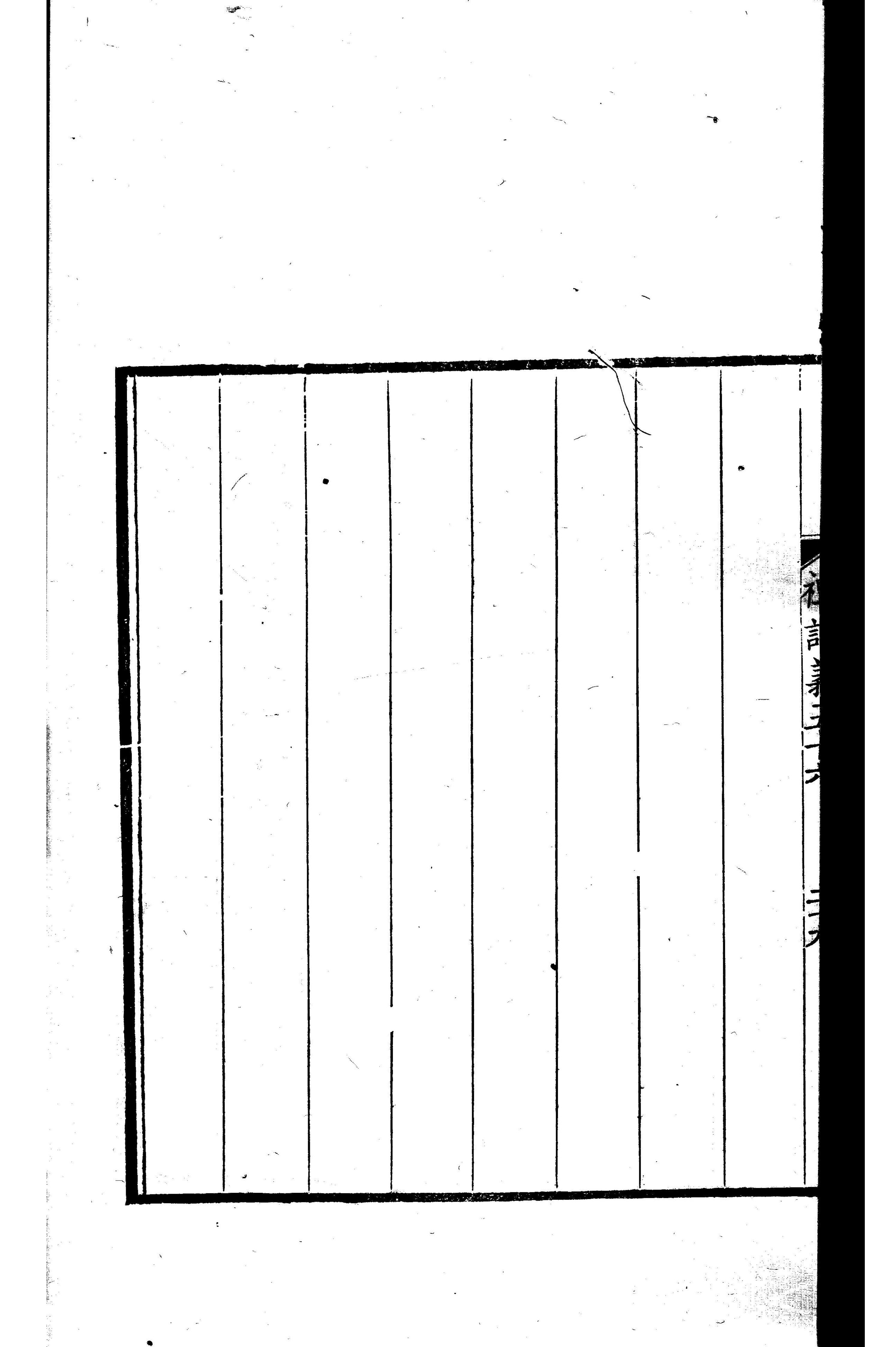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將祭祀之時顔色容貌務在齊莊卑詘思念其親存也　以慮事者言孝子先齊莊其心以謀慮祭事　以具服物者以備具衣服及祭物　以治百事者謂齊前後凡治百衆之事　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者言孝子色必溫和行必戰恐其形貌如似畏懼不及見親之所愛然止由如是言　心貌必溫身必詘者言孝子設奠及酳之時容貌溫和身形必卑詘　如語焉而未之然者如以語諮

白於親而未之見報荅者　宿者皆出者謂助祭所宿之賔今祭事已畢並皆出去孝子其立卑柔靜默然後以正定心意以思念其親如似將不復見顏色出然　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者孝思念親深及至祭後想像親來形貌陶陶遂遂如似親將復反更入然　是故慤善不違身者以孝子思念親深爲是之故精慤純善之故行不違離於身言恒慤善也　耳目不違心者言忠心思慮不違於親無時歇也　結諸心者言思念深結積於心　形諸色思念其親形見於色　而術省之者術述也省視也言思念其親但徧循述而省視之反復不忘也此孝子思念親之志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周尚左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神位所在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案桓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上尊尊此說與鄭合故鄭云周尚左也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六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祭統第二十五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

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怵感念親之貌也怵或爲述

疏正義曰此一節揔明祭事但祭禮既廣其事又多記者所說各有部分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節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義凡祭爲禮之本禮爲人之本將明禮本故先說治人言治人之道於禮最急 禮有五經者經者常也言吉凶賓軍嘉禮所常行故云禮有五經五經之中於祭更急上說人之以禮爲急此說禮爲急者案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揔三十有六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者自猶從也言孝子祭親非假他物從外至於身使巳爲之但從孝子身中出生於孝子之心也 心怵而奉之以禮者言孝子感時心中怵惕而奉親以祭祀之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者言非賢者不能怵惕怵惕之義唯必賢人故能盡恭敬祭

賢者之祭

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

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明猶絜也爲謂福祐爲己之報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畜謂順於德教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　非世所謂福也者言世人謂福福謂壽考吉祥祐助於身若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此是賢者之福謂內盡其心外極其禮內外俱順於祭具也　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者釋百順之義也謂心旣內盡貌又外順此之行善無違於道理也　其本一也者言忠臣事君孝子事親其本皆從順而來故云其本一也　上則順於鬼神者廣大順也體尊故云上也　外則順於君長者謂朝廷也出事公卿故云外也　不求其爲者言孝子

但內盡孝敬以奉祭祀不求其鬼神福祥爲已之報案少
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
祿于天宜稼于田則是祭祀有求此云不求者謂孝子之
心無所求也但神自致福故有受祿於天之言若水旱災
荒禱祭百神則有求也故大祝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
政索鬼神之禮　追養繼孝也者養者是生時養親孝者
生時事親親今既没設禮祭之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
孝也者畜也者畜謂畜養謂孝子順於德教不逆於倫
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爲畜此據援神契庶人之孝曰
畜五孝不同庶人但取畜養而已不能百事皆順援神契
又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譽士曰究庶人
曰畜分之則五揔之曰畜皆是畜養但功有小大耳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没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

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

也沒終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事親有三種之道既内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具謂所共衆物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

陰陽之物備矣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産之醢蚳蝝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温生寒死之蟲也内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蔆芡榛栗之屬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内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咸皆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

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齊或作粢

疏 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孝子事親先能自盡又外求伉儷供粢盛之事

注 水草至之屬　正義曰云水草之菹芹茆之屬者案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朝事之豆茆菹麇臡是芹茆也又有朝事之豆昌本麋臡加豆之實有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其昌本深蒲箈筍是水草故云之屬云陸產之醢蚳蝝之屬者案醢人饋食之豆蜃蚳蝝即蚳之類醢人加豆之實有兎醢又有醓醢皆是陸產故云之屬云天子之祭八簋者明堂位云周之八簋又特牲士兩敦少牢四敦則諸侯六故天子八云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蜩蟬也范蜂也昆蟲之屬云草木之實蔆芡榛栗之屬者案籩人加籩之實有蔆芡饋食之籩有

棗栗榛實是草木故云之屬　凢天至心也　正義曰此
一經摠結上文既內自盡外又求助祭之事　苟可薦者
悉在祭用故云示盡物也則上陰陽之物備矣　外則盡
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者此是孝子祭親之心　是故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者
此覆結上文也必夫婦親之及盡物盡志之事祭須盡物
志故人君夫人各竭力從事於耕蠶也鄭云王藉田在遠
郊故甸師氏掌之內宰云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
北郊注云婦人以純陰爲尊故也純服者亦冕服也純以
見繒色冕以著祭服　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者天
子大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
言南諸侯言東　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者后大陰故
北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故與后同
也　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者莫無也
王侯豈貧無穀帛而夫婦自耕蠶乎其有以也　身致其
誠信誠信之謂盡是所有以其欲致誠信故身自親之

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者祭盡敬則乃是盡也此祭之道結上文也　注　純服至緇色　正義曰純服亦冕服也者天子云純諸侯言冕冕祭服故知純亦是祭服天子言衣色諸侯亦有衣色是其互也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

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訖猶止也）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定者定其志意）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君致齊於外

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緣芻謂藁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其水藁涚盎齊也盎齊涚酌也凡尊有明水因謙云水爾嚌嚌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芻或爲𥡴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將祭齊戒之義幷明君與夫

人皆致齊會於大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者謂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齊也　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言齊者齊也所以正此不齊之事謂未齊之時心慮散蕩心所嗜欲有不齊正及其齊也正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戒之道　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者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皆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但此文對會於大廟故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耳　然後會於大廟者祭日君與夫人俱至大廟之中廟即始祖廟也　君純冕立於阼者純亦緇也上文已解故鄭於此略而不論冕皆上玄下纁其服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之後及周公廟即悉用玄冕而祭　夫人副褘立於東房者副及褘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而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房下云夫人東酌罍尊則知夫人在房謂西房也　大宗執璋瓚亞祼者大宗主宗廟禮者

以亞祼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不云夫人而云大宗者記者廣
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執璋瓚亞祼之禮
圭瓚璋瓚並是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也
君執紖者紖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　卿大夫從者
謂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也皆從於君　士執芻者
芻謂藁也以其殺牲用芻藁藉之　宗婦執盎從者謂同
宗之婦執盎以從夫人　夫人薦涚水者涚即盎齊由自
濁用清酒以涚泲之涚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
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涚齊而薦之者
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上云夫人副褘此則上公之祭
宜有醴齊盎齊但言盎者略言之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
有盎齊無醴齊也故執盎從　君執鸞刀羞嚌者嚌肝肺也嚌
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
薦之主前二者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
切之使不絶示奠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
也謂君用鸞刀制此嚌肉以進之故云鸞刀羞嚌　夫人

薦豆者於君羞嚌之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　此之謂夫婦親之者君親執糾及鸞刀羞嚌是夫親之也夫人薦涗水及羞豆是婦親之也故云夫婦親之 注 大宗至迎牲

正義曰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者解大宗所以亞裸之義案此下云夫人薦涗水及薦豆則是夫人親行而云夫人有故者記者亂陳言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之時下云夫人薦盎薦豆顯夫人親行其事各有所明不可一揆云盎齊涗酌也者周禮司尊彝文案彼注云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涗之謂之涗酌鄭引此者解經夫人薦涗是盎齊也云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者以經夫人薦涗秖是薦盎不薦明水今經薦涗之下別更言水此謂明水也以盎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盎而連言明水爾知盎齊加明水者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也云嚌嚌肺祭肺之屬也者案少牢特牲薦孰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嚌之故云嚌肺祭肺之屬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者以特牲少牢無此禮今此

經裸後有迎牲之文是天子諸侯之事故鄭明之也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

周禮之九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并明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　舞莫重於武宿夜者武宿夜是武曲之名是衆舞之中無能重於武宿夜之舞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　九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者言

三種所重之道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內志裸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皆是假於外物故與志進退者此外物增成君子內志故與志同進同退若內志輕略則此等亦輕略內志尊重此等亦尊重矣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術猶法也爲政尚施惠盡美能知能惠詩云維此惠君民人所瞻

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

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進當爲餕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餕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爲餕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内之象也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内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

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祭末餕餘之禮自求多物恩澤廣被之事 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者引古人之言證餕爲美也夫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祭之有餕即是克有終而禮猶盛故云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語辭也 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者又引古言證餕義也言亦者亦人餕尸之餘乃是人食尸餘而云尸亦餕鬼神餘者若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亦尸餕鬼神餘故并云尸亦餕鬼神之餘也 惠術也可以觀政矣者術猶法也尸餕鬼神之餘是施恩惠之術

法言爲政之道貴在施惠可以觀省人君之政教能施恩
惠者即其政善不能施恩惠者則其政惡故云可以觀政
矣　臣餕君之餘也者以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爲臣
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餕
君之餘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
也以下漸徧及下示傳恩惠也　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
于堂下者士廟中餕訖而起所司各執其撰具以出廟户
陳于堂下　百官進徹之者進當爲餕謂有祭事之百官
餕訖各徹其器而乃去之　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
貴賤之等者初君四人次大夫六人次士八人是變以衆
加之以兩是別貴賤之等　而與施惠之象也者與起也
其餕之禮初餕貴而少後餕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
之道亦當然皆先貴後賤故云施惠之象　是故以四簋
黍見其脩於廟中也者謂餕之時君與三卿以四簋之黍
脩整普徧也所以用四簋多黍而餕者欲見其恩惠脩整
徧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爲

陽厭之祭故以四簋而餕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稷可知也　廟中者竟内之象也者以四簋而徧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内也　顧上先下後耳者言上有大澤惠必及下無不周徧但瞻顧之時尊上者在先卑下者處後耳一云顧故也謂君上先餕臣下後餕示恩則從上起也　非上有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者言非是在上有財物積重而不以施惠而使在下有凍餒之民言有積重必施散在下不使凍餒　由餕見之矣者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於下者秖由祭祀之餕見其恩逮於下之理　故曰可以觀政矣者餕若以禮則能施惠其政善也餕若不以禮則不能施惠其政惡也故云可以觀政矣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爲物猶爲禮也與物謂薦百品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

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崇猶尊也）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教由孝順生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禮備具內外俱兼脩之於己然後及物是爲政之本　夫祭之爲物

大矣者物謂事物物大言祭之爲物盛大矣以所行皆依禮故爲大　其與物物備矣者謂庶羞之屬言與造庶羞百品皆足故與物備矣　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者祭必依禮是順也百品皆足是備也若能上下和順物皆備具是爲教之本言聖人設教唯以順以備故云其教之本與　是故君子至其親者祭既順備可爲教故人君因爲教焉外教謂郊天內教謂孝於親祭宗廟　是故明君至順孝者由君外教尊君長故諸臣服從內教孝其親故子孫順孝　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者謂人君身自行之盡其事上之道又端正君臣上下之義則政教由此生焉　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者謂在上所爲之事施之於己己所不安則不得施於下　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者在下有不善之事施於己已所憎惡則不得以此事於上上亦憎惡也　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者結上二事諸於也謂他人行此惡事加於己己以爲非是非於人己乃行此惡事而施人是行於己也若如此非政教之道言爲

政教必由於己乃能及物故下云必由其本順之至也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倫猶義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廣明祭有十種倫禮今各隨文解之從此至此之謂十倫一經揔明十倫之目從上雖云祭其事隱此廣陳祭含十義以顯教之本于倫義也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同之言詷也祭者以其妃

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第一倫
於尸也出於祊祊謂索祭也 交鬼神之道 鋪筵設同
几者設之曰筵坐之曰席同之言詷 共也言人生時形
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几鋪席
設几使神依之設此夫婦所共之几席亦共之必云同几
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特云同几 詔祝於
室者詔告也祝祝也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
之 而出于祊者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
外之祊 此交神明之道也者神明難測不可一處求之
或門旁不敢定是與神明交接之道鬼神通故云道 注
同之至祭也 正義曰同非詷也者若單作同字是齊
同之同非詷共之詷所以物有異類而同時也則同死同
生同出同入之類不廢其物異也若詷共之詷則言旁作
同故古文字林皆訓詷爲共是漢魏之時字義如此是以
讀同爲詷今則揔爲一字云祭者以其妃配者儀禮少牢
文謂祭夫祝辭云以某妃配云亦不特几也者謂不但不

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几謂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不特設也故鄭注司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云詔祝告事於尸也者謂灌鬯饋孰酳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尸其事廣也以摠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朝踐之時血毛詔於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齅是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故知非也云出於祊謂索祭也者案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故云謂索祭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

疏正義曰此經明第二倫君臣之義也君迎牲不迎尸別嫌也者尸體旣尊君

宜自卑若出迎尸尸道未伸則嫌君猶欲自尊之義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者則解別嫌事也尸本是臣而為尸時則尊在廟中耳若未入廟其尊未伸君若出迎則疑尸有還為臣之道故云疑於臣也　在廟中則全於君者尸若入廟則君父道全也唯云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是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下既云臣子故知此為君父也且廟中行禮尸皆荅拜然父無荅子之禮君有荅臣之法故據君言之耳　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者釋君疑也君道之全全在廟門外若出門外則君道還尊與平常不異故不出門也　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者君若入廟則臣子道全無所疑也　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者結第二倫也君至尊而受屈廟中以臣子自處不敢出廟門恐尸尊不極欲示天下咸知君臣之義也君臣由義而合故云義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

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

疏 正義曰此第三倫明父子之理　孫爲王父尸者謂王父之孫行與王父作尸　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者謂孝子所使令爲尸者於祭者孝子身爲子之行秩也　父北面而事之者父則祭者之身北面而事子行之尸也　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者主人爲欲孝敬己父不許己尊而北面事子行則凡爲子者豈得不自尊事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　注皆取至之禮　正義曰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者以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故知是天子諸侯也知當朝事者以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詔祝於室當朝事之節故知坐尸於堂當朝事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

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第四倫尊卑差等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至皆以齒明尊卑之等者謂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以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

注 尸飲至獻賓 正義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酳尸故尸飲五也九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乃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

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節與大夫士獻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特牲禮文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知者有司徹文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踈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踈之殺也

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第五倫也親踈之殺也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所以至無亂者謂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踈者遠又各有次序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者祭大廟之時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穆咸在若不於大廟餘廟之

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　而不失其倫者尸主旣有昭穆故主人及衆賓亦爲昭穆列在廟不失倫類　此之謂親疏之殺也者殺漸也列昭穆存亡名有遠近示天下親疏有漸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一獻一酳尸也舍當爲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曰奠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第六倫也爵賞之施焉　爵有德而祿有功者爵表德故云有德祿賞功故云有功也　而舍奠于其廟者

謂受策命卿大夫等旣受策書歸還而釋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以非時而祭故稱奠此爵賞之施也者君尊尚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 注 一獻一酳尸也　正義曰經云一獻知非初祼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爲一酳尸者以一酳尸之前皆爲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始可以行其爵賞及賜勞臣下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是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

人授夫人以豆則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第七倫也　夫執鐙鐙豆下跗也　人副禕立于東房者此謂上公之夫人故副禕立于東房若其餘夫人則不副禕也　夫人薦豆執校者校謂豆之中央直者夫人薦豆之時手執此校　執醴授之執鐙者鐙謂豆下跗夫人薦豆之時此執醴之人以豆授夫人之時則執豆之下跗夫人授之乃執校也　尸酢夫人執柄者爵爲雀形以尾爲柄夫人獻尸尸酢夫人尸則執雀尾授夫人也　夫人受尸執足者夫人受酢於尸則執爵足也　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襲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若夫婦交相致爵不能執故處以明男女有別　酢必易爵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主人受主婦之酢易換其爵故特牲主人受主婦之酢爵更爵酢鄭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異子不承婦人爵即引此文云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也皇氏云夫婦猶男女不相襲處則上執校執鐙之屬違鄭注儀禮之文其義非也 注 執醴授醴之人　正

義曰謂夫人獻尸以醴齊之時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之時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是獻之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云執醴授醴之人執鐙謂授夫人以豆而執鐙也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殷人貴髀爲其厚也周人貴肩爲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第八倫也　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者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各隨所貴　凡前貴於後者據周言之以周人之貴肩故也　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者助祭者故賜之俎也　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者言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是示均平也　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者言功立由於分俎其事既重人君不可不知分俎之事也　善爲政者如此者言人君欲善爲政教者必須如此分俎均平

注 凡前至之屬　正義曰此脊脅臂臑舉其貴者言之屬中包其賤者不云肩者以經云周人貴肩故此略之前體臂臑爲貴後體髆胳爲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爲貴脡脊橫脊在後爲賤脅則正脅在前爲貴短脅爲賤故揔云之屬以包之

凡賜爵昭爲一

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衆兄弟也羣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祭之第九倫長幼之序　凡賜爵者爵酒爵也謂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故云賜爵　昭爲一穆爲一者言君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在穆列者自爲一色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注 君賜之爵謂若酬之　正義曰案特牲饋食禮初有主人獻衆賓兄弟之禮後乃旅酬衆賓兄弟此經直云賜爵知非獻時而特云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者此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當旅酬之事故知賜爵爲酬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

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
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
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
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
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
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
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内之民無凍餒
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明足以見之見此甲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甲者也

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祭之第十倫也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恵下之道也者畀與也煇也胞也翟也閽也此四者皆是賤官於祭之末與此四者以恩賜是恵施之道也　明足以見之者謂有德之君德能昭明足以見其恵下之義　仁足以與之者以君有仁恩足能賜與於下　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者此作記之人以見周刑人守門以祭末又何恩賜與刑人故明之云古者夏殷之時不使刑人守門雖是賤人所以得恩賜　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者旣每言賤明但是各守其職之人能爲四物故云四守也　尸又至尊以至尊旣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内之民無凍餒者矣者更廣明貴有餘分與至賤爲恩之深也人君身尊而尸又更尊故言又也　此之謂上下之際者結十倫也際接也至尊與賤者其道接也

注 煇周至殷時　正義曰案周禮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鄭云皐陶

鼓木也言鞞人之官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鞔之以爲鼓是鞞磔皮革之官云翟謂教羽舞者也者羽翟羽故詩邶風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翟即狄也古字通用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者以周禮墨者使守門故知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謂夏殷時禮也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夏者尊卑著而秋萬物成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言爵命屬陽國地屬陰故記曰嘗之日發

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爨亨時則始行小刑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全猶具也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内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濟成也發謂機

發也竟內之子孫萬人爲子孫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涖臨也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自親祭祭禮無闕於君德不損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之重禘嘗之義人君若能明於其義可以爲民父母今各隨文解之　禘者陽之盛也者以禘祭在夏夏爲炎暑故爲陽盛　嘗者陰之盛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故爲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　注言爵至屬陰　正義曰爵命是生養之事故屬陽國地是土地之事故屬陰　故記至草也

以記録之前先有此記之文故作記者載此前記之文所以言記曰也此記云嘗祭之日發出公室貨財以示賞也草艾則墨墨者謂初秋草堪艾給炊爨之時則行小刑之墨未發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言夏節雖盡人君未發行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 注 發公室出賞物也 正義曰案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嘗之日發公室示賞者文各有所對以賞對刑則賞屬春夏刑屬秋冬其實四時之間皆有賞故車服屬夏田邑屬秋出田邑之時亦有物也故覲禮秋時賜侯氏車服及篋服也 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者濟成也言禘嘗之義若人君明之所以成就其志諸德之發也者發謂機發也諸衆也言義者是人君衆德之發謂諸衆人之德發在於義 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者謂人君道德顯盛則念親志意而深厚若能念親深厚則事親祭祀其義章明顯著若能事親章明顯著則其祭也恭敬以此化下則竟内民之子孫無敢不恭敬其親矣以化於上故也 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

言祭祀之時身既有故使人攝之雖使人攝由君能恭敬不喪失於爲君之義所以然者由君自明曉於禘嘗之義故也 其德薄者其志輕者 言人君道淺義薄則其念親志意不能厚重 疑於其義至民父母矣者謂志意既輕疑惑於祭祀之義皆不能盡心致敬身既危疑而欲求祭使之必敬不可得已已是語辭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着己名於下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

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烈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鐘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也自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也所以教後世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美其所爲美此人爲此銘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

謂恭矣明足以見之見其先祖之美也仁足以與之與其先祖之銘也非有仁恩君不使與之也知足以利之利己名得比於先祖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蒯聵也得孔悝之立依禮褒之以靜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於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公曰叔舅者公爲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孔悝七世之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者謂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出奔楚命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即宮於宗周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也射厭也言莊叔常奔走至勞苦而不厭倦也周旣去鎬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啓右獻

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獻公衛侯衎成公曾孫也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鉏也右助也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繼女祖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圉即悝父也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若乃猶女也公命悝予女先祖以銘以尊顯之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寵之也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

明我先祖之德也 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施猶著也言我將行君之命又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言銘之類衆多也略取此一以言之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 如莊公命孔悝之爲也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 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疏 正義曰以前經明事親致敬此一節明稱揚先祖之美今各依文解之 銘者自名也者言爲先

祖之銘者自著己之功名於下　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謂自著己名之時先稱揚其先祖之美於上而使昭明顯著於後世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者論謂論說譔則譔録言子孫爲銘論說譔録其先祖道德善事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者此先祖美善之事也烈業也謂有功業勳勞有慶賞聲名著於天下者也　而酌之祭器者酌斟酌也祭器鐘鼎也若有聲名偏普天下者則斟酌列書著於君之鐘鼎也　自成其名焉者先書先祖之德於器上又自成己名於先祖銘下也　以祀其先祖者也者祀祖謂預君祫祭也禮功臣既得銘鼎則得預君大祫令先祖被銘預祫是尊其先祖也　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者釋所以必銘義也爲崇於孝道故稱揚先祖也　身比焉順也者比次也先稱祖德而已身親自著名次於下是崇孝順之行也　明示後世教也者爲人子孫能得稱揚先祖明示後世使後世斆慕即是教也

注烈業至後世　正義曰烈業也釋詁文王功曰勳事功

曰勞周禮司勳文云傳著於鐘鼎也者傳附也言鐫勒先祖功名附著於鐘鼎或解傳爲傳述於鐘鼎義亦通也云自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者解經身比焉云孝順之行也者以解經順也云教也所以教後世者言稱先祖明示後世所以教後世使如先祖之善也故云教也 夫銘者壹稱謂造銘唯壹稱先祖之善 而上下皆得焉耳矣者上謂光揚先祖下謂成己順行又垂教來世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者釋上下皆得也所稱謂先祖也所爲謂己身行業也君子有德之士觀銘必見此二事之美爲之者謂爲銘之人也 明足以見之者謂已有顯明之德足以見先祖之美 仁足以與之者謂已有仁恩故君上足以著先祖之銘與之 知足以利之者謂已有知謀足以利益於已得上比先祖也 可謂賢矣者言爲銘之人備此三事所以爲賢 賢而勿伐可謂恭矣者既備三事爲賢又不自伐是爲恭也故云可謂恭矣 注 孔悝至禘祭 正義曰云得孔悝之立已

者案哀二年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至哀十五年傳云衛孔圉娶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通於伯姬伯姬使良夫往蒯聵蒯聵與良夫入衛舍孔氏之外圃遂入適伯姬氏伯姬與大子五人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刦以登臺於是得國是得孔悝之立己也假至也釋詁文云至於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者以經云六月是周之六月是夏之孟月禘祭之時以諸侯命臣在於祭曰案左傳哀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得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故俱在六月　公曰至休哉此一節是孔悝父祖鼎銘之辭　叔舅者孔悝是異姓大夫年幼故稱叔舅　乃祖莊叔者乃女也祖莊叔者謂孔悝之七世祖孔達也　左右成公者左右助也輔助衛成公　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者難謂成公被晉所伐出奔於楚謂成公命孔達隨出逃難而往漢陽即是楚地在漢水之北　即宮于宗周者即就也宮謂宮室成公後得反國又坐殺弟叔武被晉討之歸于京師寘於深室之中

是即宮也　奔走無射者言孔達隨難漢陽及即宮於宗
周常奔走勞苦無厭倦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
服者啓開也右助也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
獻公雖復出奔乃得反國其時孔達之孫成叔輔佐獻公
故獻公乃命成叔纂繼女祖孔達舊所服行之事　乃考
文叔者孔悝是孔悝之父故云乃考　興舊嗜欲者言父
圉能興行先祖舊德嗜欲所爲　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
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者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
士事也言孔悝能起發依循善事躬優恤衛國勤勞公家
早夜不解倦民皆曰功德休美哉此是孔悝先祖功業鼎
銘之辭也　注　莊叔至周也　正義曰案世本莊叔達生
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
文叔圉圉生悝莊叔是悝七世祖也云成公爲晉文公所
伐出奔楚者案僖二十八年左傳稱衛與楚晉文公敗楚
於城濮衛侯懼出居於襄牛遂奔楚云坐殺弟叔武晉人
執而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也者亦僖二十八年左傳文

晉人歸衛侯入其室弟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歂犬射而殺之其大夫元咺出奔晉訟衛侯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是其事也案左傳於時無孔達之事而云之者傳文不具或者蒯聵欲褒美孔悝故假其先祖之功而言之也 注 獻公至達也 正義曰案衛世家衛成公生穆公穆公生定公定公生獻公是衎爲成公曾孫云亦失國得反者案襄十四年左傳稱衛孫文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出奔齊是亦失國也稱亦者亦成公也其時亦非成叔之功假言之也云纂繼也服事也釋詁文下注率循也亦釋詁文 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 此一節明蒯聵與孔悝銘之言也及勑戒之使繼先祖故云纂乃考服 悝拜至彝鼎 此一節明孔悝拜受君恩言已光揚先祖之德行君之大命著於彝鼎對揚以辟之者對遂也揚稱揚也辟明也言已遂稱揚君命以光明我先祖之美 勤大命施于烝彝鼎者勤行也施著也烝謂烝祭言已勤行君之大命著於烝祭之彝尊及鼎也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記者録其銘故以結之但休哉以上是稱其先祖公曰叔舅以下至彝鼎是自著其名於下是以身比焉此先祖也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

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

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不廢不廢其此禮樂也重猶尊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勳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 外祭則郊社者諸侯常祭唯社稷以下魯之祭社與郊連文則用天子之禮也 內祭則大嘗禘者祫祭在秋也大嘗禘祭在夏也是大嘗禘得用天子之禮則升歌清廟及舞大武大夏之屬皆用天子之禮所以爲大嘗禘也餘諸侯則不得大嘗禘 升歌清廟者升堂歌清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 下而管象者堂下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 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者朱干赤盾也戚斧也以玉飾其柄此武象之舞所執 八佾以舞大夏者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此天子之樂也 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者升歌清

廟以下並是天子之樂故以此結之也 注武象至錫馬
正義曰言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者以經云八佾
以舞大夏舞大武不顯佾數則舞大武亦八佾也大
武云朱干玉戚其大夏則不用朱干玉戚當用羽籥而
云互文者以大夏言舞數則大武亦當有舞數大武言所
執舞器則大夏亦有舞器故云互也 易晉卦康侯用錫
馬者證康是褒崇之義案易晉卦坤下离上日出於地為
晉晉進也言明進也 子孫至國也者言魯是周公子孫
繼周公之後至今不廢此禮樂謂作記之時也
所以明周公之有德而又以尊重其魯國也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七